

牛背上的童年

□南京 吴晓平

牛年到了。
我的童年,是在牛背上长大的。1957年父母下放,让我这个城里孩子三岁就有了农村生活的体验。父母下放在江浦老山林场奶牛分厂,也就是今天珍珠泉公园的地方。不过当时那里没这么热闹,一条坑洼不平的乡间公路蜿蜒伸进大山,高崖野藤,杂树荆棘,荒草野塚,满目荒凉。记得第一次骑牛,应该是5岁那年。此前我在奶牛场玩,每次和妈妈闹着要骑牛,妈妈都说:“奶牛不能骑,要挤给人喝的,精贵着呢!等你长大了,我带你去骑水牛,水牛力气大,耐驮。”

那是初夏的一个上午,老山草深了,树绿了,漫山遍野的野花,蜜蜂嗡嗡,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气息。妈妈一路采着花,一路领我爬到农场后面的大山上。翻过一座山头,就见一面向阳的山坡上有三头水牛正在悠闲地吃草。一个小小放牛郎,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,盘腿坐在牛背上。“小七,你又来放牛了?”妈妈和他打着招呼。小七嗷嗷一声,搓搓脚丫上的泥,从牛背上溜下来。只见他乌眉灶目的,拖着长鼻龙,憨憨笑着。妈妈领我走过去,摸摸他的头,说:“给我们家晓平骑一下你的牛,可好?”

“嗷嗷!”小七答应着,使劲一吸,长长的鼻涕吸了回去。拍拍牛背,说:“你骑!”

远看温驯的老牛,近看体大如山,眼如铜铃,吓得我不敢靠近。小七嘴里低叱一声,牵住牛绳,牛不乱动了,妈妈这才抱着我,往牛背上一放。哇,我骑上去了!骑在高高的牛背上,我感觉威风八面。小七牵着牛走了两步,哈,屁股下面动起来,稳稳地向前。妈妈张开双臂说:“骑够了吧?妈妈要上班了!”

“不行不行,我还要骑,还要骑!”妈妈劝不下我,交代了小七几句,自顾走了。妈妈一走,小七牛也不牵了,让它自己低头吃草。然后他骑上另一头牛,双腿一盘,悠闲地跟在我后面。看他身手那么灵活,我也想学他盘起腿来。可惜双腿才一动,屁股下牛也动起来,吓得我哇哇大叫,只能双腿紧紧夹着牛身。老牛斜过头来,大眼睛瞪着我这个不速之客,不满地咩了个响鼻。我双腿夹紧了,想象着电影上骑兵的模样,手里挥舞着军刀,冲啊!

小七呵呵傻笑,不时把长长的脱鼻龙吸回去。牛边吃草,边往坡上走,我感觉牛背开始倾斜,越斜越陡,双腿夹不住就往牛屁股后面滑。小七大声提醒我什么,可惜他的土话口音太重,我听不明白。老牛一仰头上了山坡,我骨碌碌从牛背上滚下来,跌在牛屁股后面。老牛轻蔑地甩甩尾巴,一星牛屎扫进我的嘴角,我哇的哭了。

小七跳下牛背,将我草丛拉

起来。看他还在傻笑,我有些生气。“我叫你抓住牛角(go入声),你听不见啊?”小七说。这回我听懂了。“牛go牛go,牛go怎么抓?”我抹着泪,学着他的土话反问。

小七不多说,立马给我演示,低叱一声:“低角!”老牛垂下那颗硕大的头,小七一脚踩住牛角,双手抱住牛脖子,手扒脚蹬,三把两把就爬上牛背。一边讲,一边做给我看,“喏,牛上坡时,你要抓住它两只角,身子就滑不下来了;下坡了,赶紧拽住牛尾(yi音)巴,否则你会从牛头前滚下去,惊了牛,被踩更危险。不过,你要脱了鞋,扒滑!”

我对小七崇拜得五体投地。真没想到,骑牛也有这么多学问。我脱了鞋,学着小七的姿势,脚丫子巴住牛角,顺脖子爬上爬下,还吆牛上坡下坡,玩得十分尽兴。妈妈来接我时,见我居然能站在牛背上来去自如地够树上的野枣,吓得直叫“小心!”

那是我玩得最快活的一天。临走时,我将挂在牛角上的一双凉鞋送给了小七——我发现小七脚上没鞋,划着血口,而且他还一直羡慕地盯着我的凉鞋。妈妈说:“想好了?那你自己可要赤脚走下山噢!”

我一挺小胸脯,大声说:“想好了,以后我也赤脚,扒滑!”

当然,后来走了一半,脚戳得受不了,还是妈妈背我下的山。

在南京,有一个地方

□南京 邹世奇

十多年前,当我还是一个簇新的南京人,每到假日,就由土著朋友领着满城乱逛。有一天来到一座小小的、平缓的山岗。车子一下开上去,顶上颇开阔,种着大片青松、翠竹,竹苞松茂,有蔚然之气。

停了车,沿着竹荫中的小径往里走,凤尾森森中掩着些素朴的青砖院落,走进是各种展览,记得看了很多盆景。走进一个小型的奇石博物馆,石头有红色、灰色、白色、黑色甚或蓝色、绿色,其中红色的最多,从绯红到绛红。奇的是每块石头上都有云霞一般的肌理,千变万化、线条清晰、层次分明。当这些石头浸在水里,颜色和花纹霎时明亮起来,也更温柔起来,一个个晶芒闪烁,愈发美丽非凡。

到了下一个院落,这是一间茶社,我们坐下来,要了两杯茶。啜一口,一股清幽之气自唇齿间散开,似乎山林、泥土、野花的香气都在这清幽中了,简直沁人心脾,令整个身心都舒展开来。忍不住赞一声:“真不愧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。”着玄色中式服饰、头发在脑后绾成髻的沏茶人听了,淡淡地说:“从前,配上永宁泉的泉水,就像龙井茶配虎跑水,滋味还要好,可惜现在两眼泉都已经枯了。”我们这才反应过来这“二泉茶社”的名字,不觉肃然起敬。

遇见一座祠堂,里面祭祀着杨邦义和文天祥,原来此地是杨

邦义剖心处。南宋杨邦义,时任溧阳知县,城破拒不降金,被金皇子完颜宗弼下令在此剖腹取心。宋高宗赐谥号“忠襄”,敕建“褒忠祠”。一百多年后,文天祥兵败被俘,押解大都时途经建康城,作《怀忠襄》诗,表达对杨邦义的追慕之情和殉国之志。后人于是在“褒忠祠”附祀文天祥,祠堂改名“二忠祠”。我们怀着一颗恭敬的心,鞠躬,离开。

朋友指了指远处,示意那里是人民烈士纪念碑,有十万忠魂长眠于此。我静默。我突然有些埋怨起他来:这样的地方,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带我来?

南京这座城市,如果说钟山给了它巍峨之态,玄武湖给了它浩淼之气,江南贡院和“天下文枢”牌坊给了它文采璀璨,秦淮河给了它妩媚香艳,那么此地就给了它浩然之气、忠贞刚烈之风,这是多么有分量、多么要紧的地方啊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,在南京我走过许多地方。这座城市就是这样,你在街上走,不期然走进一片古代宅院,那是甘熙故居;走进一座王府花园,那是瞻园;仰头看见一处楼阁峥嵘,那是阅江楼;发现城市中一方安静的水域,那是莫愁湖……可是,那处看石头、喝茶、缅怀忠魂的地方始终是不一样的,令人想起来就动容、只觉心头一凛。

对了,那石头叫做雨花石,茶叫做雨花茶。那地方,是雨花台。

父亲的脚步

□兴化 周瑞红

这老爷子
非要送我到桥边
非要我打的士
非要我靠右走
前几天,妹妹发了朋友圈,这是视频的文案。

那天她刚从镇江回来,朋友圈发了一个视频,视频里父亲慢慢地走在马路边,手指着前方。

我和妹妹都四十出头了,父亲还把我们当孩子,那天妹妹只是从家里走到朋友家他都放心不下,跟着出来要妹妹打的士。

因为家庭贫困,父亲三十出头才结婚有了我。听妈妈说我两岁那年冬天,有天夜里突然发高烧抽搐起来,父亲鞋都没来得及穿,就抱着我往赤脚医生家里跑,可想而知父亲当时的脚步是多么慌乱,心里有多么紧张。

整个小学阶段,我都是跟着父亲在他任教的学校里上学,上学放学的路上我就像只小尾巴一样跟在父亲身后。周五下午放学,是父亲和我最开心的时候,因为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妹妹了。但如果这天到了新刊物,我就迈不动脚了,办公室里的老师都喊我小书迷。回家的路上也舍不得放下来,边走边看。归家心切的父亲看我那样爱不释手也不催我,步履矫健地走在前面,走一会再停下来,边走边喊:“丫头,回去再看哈,妈妈在家等我们呢!”平时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往往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。

我未想过父亲的脚步也会慢下来,更没有想过父亲会有一天跟不上我的步伐。那天父亲在我家吃完晚饭,他执意要回去。正好孩子爸爸去山西出差带了一大袋苹果回来,父亲又喜欢吃苹果,他回去的时候我就装

了一些苹果让他带回去,太重怕父亲拿不动,我就准备下楼送他。父亲让我在家歇着,拎起袋子就急忙往楼下走。我心里知道他是不想麻烦我,就借口说我才吃过晚饭正好出去溜达溜达,他才同意让我送他。

我接过父亲手里的苹果袋子,陪着他走在小区里。路灯已经亮了,一点点黄晕的灯光,烘托出一片安静祥和。即便我走得不是很快,父亲也跟不上我,只听见父亲的鞋底和地面摩擦的“踏踏”声,回头一看,心里突然一酸:父亲的腿脚已经没有了从前那么利索了。

我上前挽住了父亲的臂弯,一边慢慢向前走,一边听父亲讲他的生活琐事,他慢慢地讲,我静静地听,心里默默地说:你曾经陪我慢慢长大,我会陪你慢慢变老,以后的路,女儿会一直陪你慢慢走……

纤手试灯彩

□南京 曹冬云

一进门,就见母亲在擦拭那对玲珑精致的花灯,母亲说:过年了,把这两盏灯挂起来,添喜气。

看着这对花灯,想起了去年春节期间,女儿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毅然报名做了社区防疫志愿者。每天吃过早饭,我为女儿戴好口罩,戴好帽子,千叮咛万嘱咐女儿要做好防护……然后步行陪伴女儿走到小西湖社区安排她值守的箍桶巷小区门口,看着她领额温枪、登记簿、志愿者服和笔,然后帮她将一套旧桌椅从小区里面搬出放在小区门外,就这样,一人、一桌、一椅、一额温枪,开始了她一天的志愿者工作。看她煞有介事的样子,再看看空寂的大街,我空怀一腔担忧又能如何?很不放心地一步三回头消失在她的面前。

第一天下午值岗回到家,疲惫的女儿窝在沙发上,笑着说:“妈妈,今天下午有个小姐姐给我送了几个暖宝宝。”

第二天,我把女儿做志愿者的担忧发送到微信朋友圈,引来众多好友关心。晚饭时分,女儿来家,我握住她的手,一丝冰凉传递过来,不免心疼起来,连忙给她搓搓手,爱人端来一杯红糖生姜汤。“妈妈,今天有个快递小哥给我送来一杯热奶茶,他说是一位老师叫他送给我的。”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。第三天,女儿说小

学同学子豪的父母来看她,还带了5个N95口罩、一副护目镜、一袋一次性乳胶手套还有巧克力、饼干和消毒湿巾……

到了第四天,女儿来家手里拎着两盏花灯:“妈妈,今天有个阿姨说她就在我附近开了个小店,年前进了好多花灯想在春节期间卖的,因为疫情没有游客,她说看到我在这里值岗好几天了,很钦佩我的勇气,所以,就送了俩盏花灯给我过新年,我给她钱,她死活都不要。”

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,陆续有人送来口罩、热水袋、蒸儿糕等,想着女儿做志愿者,她的背后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人的支持和担忧,还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用各种方式支持着女儿,关爱着她,我的心中充满慰藉与坚定的勇气。女儿志愿工作结束后,她把那些帮助过她的人送来的暖宝宝和口罩交给小西湖社区,说留给下一个志愿者用。

思绪从去年春节回到今年新年,看见女儿将母亲擦拭干净的花灯正往客厅悬挂,母亲坐在沙发上擦拭另一只花灯,干枯有些变形的手指不再那么灵巧,神情却是那样专注,女儿纤纤素手灵巧地悬挂着花灯,不由想起王安石的诗句: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衷心祝愿疫情早去,国泰民安,新年彩!

冬日暖阳

□如东 桑云梅

冬日午后。阳台,推窗,凛冽寒风扫拂脸庞,却亦直面暖暖日光。阳光,四季有别。春日的粉柔,令人心醉;夏天的艳丽,灼灼其华;秋季的清澈,爽朗明目。而这冬日的白炽,清冽醒目,寒与暖汇合的奇妙感觉,一同款款袭来,又泾渭分明。阖窗,慵懒在飘窗的小沙发,手中一本清浅的书,身边一杯恬淡的茶,胸中一颗了然淡泊的心。

暖暖日光隔着玻璃倾泻而来。光,长了翅膀,翩然眼前。光之翼,领略到温暖的由来。这样明亮的光笼罩,就像被亲爱的人儿环抱着亲吻着,有切肤的幸福感满足感。窗棂的影子在墙壁之上勾画,引我起身融进,窄窄又毛茸茸的我在墙壁的日影画中垂散长长卷发,素壁作纸,剪影入画。日光抚触之地尽有太阳温暖,

墙角金边吊兰暖洋洋欢乐着,冷冷木头、冰凉把手亦有温热,身旁猫咪眯缝小眼幸福地打盹。窝着的小小的我,沾满星星光点,那是冬日暖阳与我的私语密言,悄悄告诉我:冬日除了凛冽的深深烙印,尚有温暖的淡淡印痕。生的黯然与光华,莫不如是?阳光由外而内,身体里缓缓释放流动,冰手冷脚被日头照着终暖将过来。窗外,棉被亦享受日光的手泽,定已满载太阳般新鲜味道,那便是冬日暖阳独有的滋味。顶棚竟然趴着只小虫,我更宁可相信是只蚊子,夏日里痛恨的蚊子此时大可安心,你不打扰我,我便不会惹你,难得的相安无事,安栖好各自寂然的灵魂才好。

手中的书已然翻了两页,迷蒙的头脑就像迷离的眼,都不知赏读了些什么。梭罗说:“冬日更适合思考

和理性,而夏天,就可以过着感官的生活。”而现在的我,不想思考和理性,脱拔荒芜与冷意,只愿回想关于冬日暖阳几帧珍贵的片段,去更加温润熨帖于心。那些从时光机器走出,跳跃在脑海中的初恋、好友和亲人,全是冬天里的形象。有雪霁放晴他长长睫毛尖儿莹亮的雨珠,有清扫梧桐落叶与她们的欢乐打闹,还有踏雪远行身后父母温暖的目送。已经逝去的日子、相遇又分的人儿、往而不复的物件,时光的窖藏,柔光的点缀,在美丽人间晕染出更为动容的模样。

茶水渐渐温凉了,书儿也次第翻开了。时光在温煦的日子里走着,日头的光影在墙壁上逐渐没落,终将沉寂。而我,不知不觉游离生活边缘,超脱于现实外边,在这生的无涯与寒凉中且温暖向阳,散落无数的光芒。